

清 / 末 / 民 / 初 / 文 / 人 / 丛 / 书 /



黄人

评传·作品选

汤哲声 涂小马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评传·作品选

清末民初文人丛书

黄人

◎汤哲声 涂小马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 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人/汤哲声等编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1

(清末民初文人丛书)

ISBN 7-5034-0899-5

I. 黄… II. 汤… III. ①黄人-评传②黄人-选集 IV. K
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88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通州燕山印刷厂

装 订: 北京艺丽包装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3 000 册 插页: 1

版 次: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5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黄 人 像

原东吴大学校门



中國文學史

第一編 總論

文學之目的 人生有三大目的。曰真。曰善。曰美。而所以達此目的者。學是也。真也者。求宇宙最大之公理。如科學哲學等。善也者。謀人生最高之幸福。如教育學政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而文學則屬於美之一部分。然三者皆互有關係。故求真之學。有敘述的。即有模範的。有實質的。亦有形式的。而慈善家倫理家政治家之手眼方針。亦莫不推暨自然。由現象而知原則。力求進步。薄補宜而重完。至於文學。何獨不然。語云「文質相宜」。又云「修辭立其誠」。則知遠乎真者。其文學必顯。又云「文以載道」。一言必有關於風教。則知反乎善者。其文學亦要。且文學之範圍力量。尤較大於他學。他學不能代表文學。而文學則可以代表一切學。縱盡時間。橫盡空間。其藉以傳萬物之形象。作萬事之記號。結萬理之契約者。文學也。人類之所以超於一

中國文學史 總論

國學扶輪社印行

黃人編撰的
《中国文学史》

序

刘 纳

20 世纪末的中国人正频频回眸世纪初，在历史的氛雾中，际会那通常被称作“清末民初”的年代。

那年代和那年代演出的人生故事为什么能逾越悠悠百年，显示出对后世的独特吸引力？

当是时，外患日逼，内乱频仍，时局险恶，政局板荡，或激昂高亢或惨痛悲怆的救国呼号与“人心日非、世衰道丧”的慨叹声此起彼伏。当是时，一幕幕壮剧、悲剧、喜剧、闹剧次第上演，领略过历史诗意的人们又充分品尝了历史的荒唐。

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一系列将永远保存于民族记忆的重大事件铺出了晚清史的轨迹，而“民初”政局留下了更多的谲诡迷离：从二次革命到“护国”运动，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在历史事件背后，跃动着一代人的愿望和探求、选择和困惑、夤缘时会的兴奋和英雄失路的悲凉、乍惊乍喜的歌哭和风雨无常的哀叹、遭际不凡的生涯和偏激执拗的性格，也有翻云覆雨、招摇煽惑的本领和欺世盗名、舞智弄巧的伎俩。

政治大变局关联着文化大变局。那年代的人——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与思想主张——无不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置身于亘古未有的大变动中。那年代著名人物对时代变动的体认在一个世纪间不断被后人征引：“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

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①
“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怅怅无归……”^②

以时间为载体的历史具有一次性和不可更改性。当人们承认历史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当人们意识到“清末民初”在中国历史行进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便对那年代人在特殊时代境遇中作出的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产生探究兴趣。

这套丛书将向读者介绍一批生活和写作在那年代的文人——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的作品。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界对清末民初或许有代表性的几位人物颇为关注，并由此探讨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而进入90年代之后，探讨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恍然大悟了：中国其实没有过那么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多的只是文人(literate)。当然，这一“悟”与其他许多悟一样，也是参照西方理论界的界定。

在古代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的极度轻视使“文人”成为仅与武人相对应的凡一切受过教育者的代名词。负载着世代相传的情怀与抱负，领受着地久天长的沧桑感和聚散荣衰之感。漫漫几千年间，中国文人重复着相似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叠摆起来。历史是由文人记录书写的，而中国文人向来就活在历史中，他们心中始终有古人在，他们永远需要从古人那里寻求精神支撑。当我们注意到中国诗文中的“典”起着怎样独特的作用——它消融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时间间隔，昭示着古今世界的相似性——我们

① 梁启超：《本报第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

②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70寿序》。

会感到每一代、每一个文人都无例外地自觉置身于茫茫历史长流中。沧海桑田、朝代更迭，而中国文人所观照的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于是他们自身也不必改变。如果我们去考察历代文人的性格、心态和行为规范，我们当然可以力图做过细的分辨，以区别唐时怎样、宋时怎样、明时怎样……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遭遇了不同时代，相距百年、千年的中国文人，对于仕与隐的选择，对于通与穷的感受，对于忠奸之辨、义利之别的体认，其实只有很微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别。

直至进入 19、20 世纪相交的年代之前，中国文人都仍然可以借助“古已有之”的范例和经验，去应对时势与安排人生。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人以“文”为唯一学问的传统并未因时代的转换而消泯，实业不发达的现实尚能继续容忍知识结构的偏枯，中国文人仍然试图以古人提供的经验来解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世变，然而，他们已经难以从前辈那里直接获得理解现实变动的途径。

生逢大变动的时代，是幸事，抑或是不幸事？抑或兼而是之？

从政治态度说，清末民初的中国文人曾经分属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营垒。维新与革命、保守与激进、拥护帝制与主张共和曾经成为后人区别他们的标识。

无论持有激进主张还是保守态度，那年代的中国文人承载过真实的痛苦，发抒过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慨叹。陈三立有句曰：“眼高四海命如丝”，（《徐先生崇亮萧先生穆偕过寓庐作》）苏曼殊有句曰：“才如江海命如丝”，（《本事诗·之二》）刘鹗有句曰：“生不逢辰类孤雁”，（《题谢平原尺牘馆读书图》）高旭有句曰：“我生不辰慨歌式微”，（《禾城西门外拜岳王祠》）……“生不逢辰”、运蹇命舛本是古今文人共同的感慨，而当这一时期拥有不同立场的文人们重复着前人的咏叹，则常常包含了更深锐、更丰富、也更现实的人生感受，寄寓了对自己命运至深的伤悼。

依然沿袭着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思路，中国文人的志本不在“文”。当鲁迅醒悟着“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时候，很有一些文人正自命为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英雄意识融合着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选择了激进态度的文人们写下过惊世的文章。他们的作品中，大有“天下事舍我其谁”的气概。至今我们阅读他们的文字，仍有一股股刚猛之气、英武之气、燥热之气迎面扑来。短短十几年间，他们经历了安定社会中人难以想象的荣辱生死、世事波涛，极度的激昂亢奋和甚深的悲愤悲苦磨耗着他们的生命。在历经磨难和挫折之后，他们几乎无不感受过难以排遣的壮志难酬的悲哀，于是他们的诗文中又常常展示着饱尝世情后的心理疲惫，充满着苍凉萧索的悲怜叹息。在那年代激进文人的精神世界里，还隐藏着一些更深刻的、他们当时尚未明确意识到的痛苦。就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他们所接受的近代意识主要在政治方面，尚未达更深的心理层次。因而，在他们“新”的政治理想、人生憧憬与传统的心态、操守之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内在的矛盾。当他们以充分的行动力量追随时代前进，这种矛盾被掩盖了；而当岁月蹉跎，风云变幻，往日的一腔情怀竟化作风流云散的凄凉，曾经激进过的文人便领受了近于绝望的幻灭感——他们当然还无法预料在他们之后的几代文人也将轮番品尝类似的感受——于是，他们又得从传统文化提供的人生模式中找寻精神退路；于是，曾经“新”过的文人往往重又回归于“旧”。

而那些坚守保守立场的文人，也已经无法再在入出进退间维持心理平衡。国——家的锁链毕竟已经开始松动，他们只能以索寞的悲愁和暗淡的感伤无可奈何地体认时代的痛苦。郑孝胥写于乙巳年的一首诗以《世已乱身将老长歌当哭莫知我哀》为诗题，传达出守旧文人共同的悲慨。

这一代人的人生浮沉与情感经历都已成为中国文人文化经验

的组成部分。

一切都是从“大恐惧”开始的。

在1918——通常被划作“清末民初”下限的这一年，鲁迅描述了中国文人的两种“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①

与“许多人”相对的其实并不仅鲁迅一位。

“大恐惧”引发出探寻“根本”的思路。

在清末民初，“先觉”的中国人担负起寻找民族出路的历史责任。他们或深沉或天真的思考，汇成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旋律：救国。立宪救国、革命救国、暗杀救国、教育救国、议会救国、文学救国……有一个自那时起流行的语言模式：“欲……，必……”，它暴露着思维方式的偏狭性。在为多难祖国寻找最佳救治方案的汲汲求索中，因为其立论往往基于片面的假设，方案的提出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从多种途径努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是自那时起，中国文人在张扬自己的某一主张的时候，其立论通常是从或贬或褒民族精神开始，而对民族精神的概括又总是充满随心所欲的发挥。

这是一个溯因追源的演绎模式：中国的积弱与落后，有诸种表征和原因。所有的直接原因，都是“根本”原因——国民性造成，而国民性的形成则须溯源于传统文化。从这个演绎模式导出了曾经得到广泛认同的推理逻辑：倘若不变革中国的文化模式，不重建民族的文化心理，一切改革都将流于浮面。这样，站在“进步”立场的中国文人无不偏颇地确认了文化变革在近现代历史过程中的“根本”地位和突破口意义。

与此同时，尽管社会的动荡正造成价值尺度的迷失，尽管社

① 《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会转型期的实力政治正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受到最严厉的检验，仍然有一些文人作出了挽回固有价值信心的文化选择，并以此作为振国势的“根本”。预感着传统文化幕落花凋的末运，他们格外神往于中国文化特有的风采和韵味，执拗地维护古人所提供的已显局促的人生经验和文学经验。他们把传统文化所宣示的文人操守，当作了整饬民族精神的规范。

由此便开始了贯穿一个世纪的以“文化”为中心议题的争辩。

中国人有历史癖。历史学片面的、单向的发展，构成了中国文人文化的狭窄基础。自清末民初以来，不但政治家总希望借助历史的力量以“古为今用”，持守不同主张的文人们也始终保有反思历史的浓厚兴趣。自那时起，任何对于现实中国的评说和对未来中国的前瞻都伴随着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反复认识。

中西文化究竟是各具特色的平行关系，还是中优西劣或者西优中劣，还是在近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着时间差——西方先进，中国落后了？这样一个说简单便简单得直截了当，说繁复便繁复得包罗万象的问题自清末民初起困扰着中国文人。自那年代以来，一代代人为这样一个问题耗竭心力。以“文化”为切入角度的运思方式，支配着、主宰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人的理论思维与艺术思维。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化与欧化”这些永远写不完的沉重题目，中国文人已经做了一个世纪文章，并且，看来还将不厌重复地做下去；已经有过好几场极热闹的争论，并且，只要社会气候适宜，还会不烦不腻地争论下去。当世纪末的人们发现自己的探讨并没有多少新意，便出现了对世纪初的频频回眸。

自清末民初始，中国人文方面的杰出人物无不是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展开中显示出自己的杰出，然而，其中很少有人能超越对民族传统独特性的关注。无论对于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扫瞄、凭吊、开掘还是批判，无论对于中西文化的平行比较、影响比较

还是交叉比较，通常都着眼于这一独特性。

谁都无法否认民族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特别对于我们这个历史积淀十分深厚，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来说。同时应该顾及的是生活在同一星球的人类各民族毕竟走着大体相似的社会发展的路途，在精神领域也存在包含有内在规律的相似性。大于民族性的人性，小于民族性的个性，其重要都并不亚于民族属性。对于生活和写作在清末民初的那一代文人来说，面对危如累卵的国势，他们不得不执着于民族处境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这会影晌他们对人类整体命运更深沉的关切，也妨碍了他们的才情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清末民初的文人中产生了一批才能卓萃的人物，他们每个人身后都留下了长长的故事。

那是允许选择、鼓励选择的年代。那年代不但活跃着正气冲冲、神采灼灼的煊赫人物，也颇出了一些好立异论、行止乖悖的奇人。

近些年来，在中国，从事人文工作的人们很喜欢“选择”这个词。选择，体现着人在历史行进中可能持有的主动性。作为社会转型和信仰转换时期的“清末民初”已经成为过去，但它向后来的中国文人昭示着对“人”和“文”作出不同解释与不同选择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性永远都会存在。同时，选择又总是有限度的，至少，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而且，在选择的过程中，谁也难免被时代与自身的局限所困扰。

清末民初比较出色的文人中，有的倍享时名，有的在身后的岁月获得过骤涨骤落的评价，也有的由于种种原因几乎被湮没和遗忘了。他们各自的探索斐然有所成，也留下了相当多的遗憾。那是历史与文学的过渡时代，“新”尚未当真新得起来，而“旧”也已经难以旧出水平。集结在“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戏曲

革命”旗下的人们并未获得与其“革命”旗帜相适应的生命感受方式和语言传达方式，从“旧风格新意境”^①到“须从旧锦翻新样”^②，他们的革新始终处于比较浅的层次上，无可回避地暴露着艺术情感的粗糙、艺术形态的粗粝和艺术构思的粗率。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形式都已经熟烂到这种程度：仅以它的形式本身便几乎是以能够销熔一切可能超越古人的努力。处于中国古典文学长链尾部的末代文人已经感受到熟烂的形式对个人才情的挤压。对于从事学术活动的文人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位或富有开拓性或具有集大成意义的人物，他们各自的成就极有伸展的可能，但时代没给他们提供尽展长才的时间和空间，他们从古人那里承继下来的经验与刚刚掂拾到的西方思想也不足以从容充分地完成他们为自己设定的课题。从自身拥有的才华说，清末民初这一代文人本可以有一番更大的作为。

这套丛书的选题注重广泛性，力求包括进清末民初各有建树、较有影响的文人。本辑推出的10人是：陈三立、黄人、刘师培、八指头陀、释演音、沈曾植、吴梅、林纾、吕碧城、苏曼殊。他们之所以收入首辑，并非因为其才智在一代人中尤为特出，而只是由于编著者交稿较早。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② 马君武：《寄南社同人》。

目 录

评 传

惊才绝艳世间无 未得着鞭先祖逃	(3)
-----------------------	-------

作 品 选

摩西文辑存

中国文学史	(37)
小说林发刊词	(73)
小说小话 (节录)	(76)
蛮语摭残自序	(86)
血花飞传奇序	(87)
钱牧斋文钞序	(88)
清文汇序	(89)

石陶梨烟室诗存

说明	(92)
庞序	(93)
金序	(95)
秦序	(96)
夏跋	(98)
金跋	(99)
庞树柏题词	(100)
黄慕庵家传	(101)

摩西逸事·····	(103)
奇人黄摩西传·····	(104)
元旦日蚀诗·····	(109)
花王馆偶作·····	(112)
罇诸巷·····	(113)
春申堂·····	(114)
皋桥·····	(114)
王废基·····	(115)
八大王庙·····	(115)
夜坐·····	(115)
咏荷用新城先生秋柳韵·····	(116)
独坐和定庵韵·····	(117)
拾得·····	(118)
暑夜同子敬·····	(119)
失题·····	(119)
杨花曲和随园韵·····	(120)
吴市俚言·····	(120)
杂言·····	(121)
咏怀·····	(122)
早起和定庵纪游韵·····	(123)
志感和定庵纪后游韵·····	(123)
小诗·····	(124)
和退之此日足可惜韵寄耀堂·····	(126)
后出塞和老杜韵·····	(127)
读太白集·····	(128)
七里塘·····	(129)
冠剑从军图为陈播鱼笏书题·····	(129)
暑剧戏作参用昌谷玉川体·····	(130)

早起戏作·····	(131)
虞山高和仲则衡山高韵寄如南·····	(131)
时疫盛行戏作·····	(132)
夜捕蜚虫为蠅虺所啗·····	(133)
卧月有作·····	(133)
短歌行·····	(134)
舟中望虞山作诗·····	(137)
和老杜短歌行韵·····	(138)
和定庵西郊落花歌·····	(138)
题长吉集·····	(139)
诡词·····	(139)
旅兴·····	(140)
和随园集中咏物子敬索赋·····	(141)
海棠花下作·····	(141)
客窗无人虫来破寐蚊矜厥喙萤负其光有作·····	(141)
蜚虫·····	(142)
和杨东山逸见怀韵·····	(142)
又和庄柳订学忠同作韵·····	(142)
夜雨·····	(143)
萤·····	(143)
蚊·····	(143)
蛾·····	(144)
新晴夜坐有怀·····	(144)
澄思·····	(144)
题义山集·····	(145)
蝉和骆丞韵·····	(145)
和老杜咏物小诗·····	(146)
悼怀·····	(147)

述怀叠东山韵·····	(148)
和啸古堂消夏韵·····	(148)
和独漉堂怀古原韵·····	(149)
和杜老诸将韵·····	(150)
暑夜灭烛露坐随笔·····	(151)
宵心和定庵秋心韵·····	(152)
奔走倦甚席地卧彻晓·····	(153)
感旧和仲则韵·····	(153)
悼怀叠前韵·····	(154)
送章太炎去苏州·····	(155)
论文·····	(155)
论诗·····	(157)
微言·····	(159)
少年行和仲则韵·····	(160)
和仲则醉醒韵·····	(160)
归途口占·····	(160)
遇雨·····	(161)
和定庵美人韵·····	(161)
久别离用太白韵·····	(162)
长相思和太白韵·····	(162)
题惺斋令嗣剑影图·····	(163)
送穷·····	(163)
祝心渊望岳图·····	(164)
怀太炎狱中即和其赠邹容韵·····	(165)
有所思和定庵韵·····	(165)
题李觉尔秘密结社和同国遗民韵·····	(166)
咏物四首·····	(166)
无题·····	(167)